范勇鹏：美式民主的制度困境

范勇鹏 [这就是中国](javascript:void(0);)

**这就是中国**

微信号 mhshHome

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00东方卫视播出

2022-11-29[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I5ODk3NA==&mid=2651180386&idx=1&sn=b867ef3c9e102448f61130be436960b1&chksm=8bb01993bcc79085f9b5c8825b1788f0faeca2c9aaeb2104a7d2fcf69c432ef6c1bf8db04510&scene=27#wechat_redirect&cpage=123) 发表于

收录于合集

点击上方“蓝字”，发现更多精彩。

**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读懂世界**

几个月前，重庆人民众志成城扑灭山火的新闻刷屏，我每天看着非常感动，很多朋友把这场山火跟美国加州的山火相对比。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从加州山火就暴露出一个大问题，美国这个国家，我们看起来好像它对社会和人民没有负什么责任。美国人自己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从最新民调看美式民主的**

**制度困境**

2022年8月21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受访者认为美国当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它的民主面临威胁，有74%的人认为，他的国家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有58%的人表示，美国最好的岁月已经过去了。

从这个民调的结果来看，首先，我们承认美国人还是有现实精神的，这种切肤之痛已经让他们感到国家出问题了。其次，我们也看到美国人在思想上终归还是糊涂的。他们还是把这个问题归于民主，认为当前的问题是我们美国的民主不灵了。也就是说美国人很多人还天真地认为自己那套制度真的是一种民主，认为过去的所有美好时光就是拜这种所谓民主所赐。

**从时间维度看**

**美国制度缺乏历史责任**

今天美国人民所感受到的痛苦困境，到底是因为美国民主受损了，还是因为这种所谓的民主本身就不靠谱呢？我觉得从三个维度可以来看这个问题：

第一个维度是时间，我们从时间维度来看，美国制度是缺乏历史责任的一种制度。

一个国家是这块土地上世世代代的人们的共同空间，不同时代的人是一个共同体。一个好的制度，一定要考虑到代际因素，实现过去、现在和未来不同代际人民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大体平衡，因为我们是一个共同体嘛。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制度恰恰具有一种非时间性、非历史性的弊端。

首先，我们来看美国宪法，这个宪法本身就是一个非时间性的契约。我们比较一下中国宪法与美国宪法就很明白了。中国宪法开头是“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等等，我们这个宪法一上来就是一个处于历史之中的宪法，代表的就是世世代代生于兹长于兹的中国人。而美国宪法开头第一句话是“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以下六个目标，立此宪法”，这是一个典型的商业合同的形式，实际上这就是当时的有产者阶层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签订的一份契约。但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一个契约肯定是由具体的立约人来签订的，那么没有参加这个立约的人，我要不要受这份契约的约束呢？

其次，在美国的具体制度里边，美国采取了选举这样一种即时性授权的制度。这种选举它授予的是一种非常有限的、时间很短的权力，只顶四年，那么等于它政府的责任也仅限于四年。但是，一个政府你发行货币、借债投资、发动战争、开发资源、建设大型的基础设施，乃至于环境污染，都会影响到往后很多代人的利益，但是后代人没有选票，他没有办法在决定他们命运的时候发表意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像小布什政府发动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还有奥巴马政府在次贷危机的时候慷慨救助大银行，这些事情付出的代价也许要很多代人来偿还，甚至有可能永远都还不上了。但是当时这个决定却是由一个责任非常有限的政府做出的，而事后也没有任何办法来对它进行追责。

最后，我们看美国的两党竞争制度，它也加剧了这种政策的短期化。两党都是处于这种两年一次的竞选周期里，两年一次中期选举，然后再两年一次大选。这个当选的党，前两年要完成换届调整和应付中期选举，后两年就要忙大选。败选的那个党，几乎就要把四年都用来“为反而反”，给对方来添堵。这种制度之下，政党很难基于长期考虑来干正事。我们看看新冠疫情，中美两国采取的是非常不同的模式，我认为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是着眼于长期目标还是短期目标。那么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模式在很多国家没有办法采用呢？我觉得除了文化、国家能力等等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些国家采取的是多党竞争的大众选举制度，这种制度决定了它不可能采取长期路线。而事实证明我们中国的统筹发展，我们则能够做到存人失地，人地皆存。

**从空间维度看**

**美国制度缺乏整体责任**

第二个维度是空间维度，在空间上我们看美国制度也是非常缺乏整体责任的一个制度。

我讲的这个广义的空间概念，既包含地理空间，也包含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那么一个好的制度，肯定是应该促进一个空间里边人与人的合作、团结和融合，就像我们经常讲的，找出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而不是让其中一部分人的利益凌驾于整体利益之上，更不是制造冲突和分裂。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制度是严重的缺乏空间的统一性，首先就是地方性因素过重，然后就是特殊利益集团和特殊文化群体影响太大，导致国家整体性责任缺乏：

我们看，首先它这个选举制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让地方利益绑架国家政治。选举制度它首先要以划定选区为基础。一个选区的代表他要首先代表自己的选区选民的利益。而在美国这样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里，选区的选民天然是站在自身的特殊利益的立场上，所以他选出的代表也很难具有超然于地方性的整体观。那么国家的立法和制订政策的过程，最后就变成了各种地方性特殊利益博弈妥协的过程。而如果国家一旦发生了严重的利益冲突，那么各种地方利益没有办法妥协了，我们看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就会发生严重的分裂，特别容易出现政治极端化，就是当前美国发生的情况。

此外，美国的联邦制也加剧了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的联邦政府跟我们的中央政府它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它的权力按照宪法规定是来自于各州的让渡，另外联邦和州之间也有权力的划分，各有各的权力。所以当各个州、各个地方它的意见发生分歧的时候，它就威胁到国家的统一。今天美国在堕胎权、非法移民、枪支管理等等问题上，各个州立场严重对立，逐渐就形成了两大集团，不少州都在各自为政，甚至会故意推行相反的政策。另外在政客们选举利益的催化之下，一些州还开始盛行极端主义和政治对抗，所以名义上的美利坚“合众国”，确实正在一步一步地沦为美利坚“分众国”。

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为什么一贯要反对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山头主义。包括我们的选举制度，我们为什么要刻意地防止这些问题。比如我们选举制度也是有选区的，我们怎么来克服这些问题呢？首先，我们有党的领导，由党来确保代表人民整体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其次，我们的人大代表产生是采取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两种基本办法，第三，我们不仅有选区产生的代表，还有解放军、港澳台、少数民族等等代表，另外我们的政协制度里边还有这种界别的代表，他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最后，我们历史上还通过比如城乡代表比例的调整来平衡群体利益和整体利益，平衡我们当时农业国的这个基本国情和我们发展工业的这样一个基本国策之间的关系。我们这样的制度它既能够反映各方面的利益，又能够确保整体利益不受损害。

其次，美国这种制度它有个特点，它标榜政治多元主义，是一个比较有开放性的政体。什么叫开放性？说白了就是各种特殊利益群体它可以有方便之门能够进入到这个决策过程中。看起来好像是公平竞争，大家都来影响政策。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种制度的弊端。其实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政体它除了非常容易导致把腐败行为给合法化之外，它一个最主要的弊端就是危害国家的整体性责任。因为任何一种规则和制度它本身都不是中性的，你在任何一个社会里边，强者和精英都是更加擅长利用规则来为自己服务，而普通的劳动人民和弱势群体恰恰是最不擅长发声和参与这种政治游戏的。如果没有我们的党这样一个代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力量来领导，任由各种利益集团自由竞争，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的境况，那么肯定是有影响的人他能够影响政策，必然会导致特殊利益最后压倒整体利益，压倒我们这些普通劳动人民的利益。

最后，美国这种两党竞争它也会破坏文化空间的统一。美国的两个党，它为了赢得选举，政客为了个人的政治生命，都会抓住和利用选民中的一些分裂性因素，来挑起纷争，强化自己的政治优势。这一场“文化战争”，已经成了美国社会的主要危机。这种“文化战争”一旦发生，我们看到美国的制度它是完全没有自限机制的，除非出现严重的外部威胁或者它主动地向外转嫁矛盾，否则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它的社会裂痕只会越来越大，国家的整体责任也会越来越边缘化，最终会导致多数的美国人认为这个国家不代表我，这不是我的国家。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也要高度警惕，防止美国人为了解决国内危机而向外转移矛盾，我们要做好这种威慑和斗争准备。

**从结构维度看**

**美国制度缺乏治理责任**

第三个维度是结构维度，就是从政府结构的角度来看，美国也是严重缺乏治理责任的。

除了我前面讲的时间和空间维度，美国政府的设置，在结构上也豁免了大量的责任。表面看起来，我们都很熟悉美国的制度是以选举为基础，但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民选机关只拥有其中的一部分权力。还有大量的至关重要的权力是由非民选机关来行使，甚至是以私人组织为基础的机关来行使，这些机关它既然不是由选举产生，自然也不对选民负责。

首先，我们来看司法权力。美国的司法权力是不受选民的约束的。在三权分立的原则之下，美国的司法权归属于最高法院。今天最高法院行使着重大的政治和法律权力，但是却以专业和中立的名义游离于民主程序的监督之外，不用对选民来承担任何直接的责任。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法律的独裁，而法律的背后是大资本家的意志。

其次，我们来看货币制度，美国的货币制度也是不受选民约束的。

美国的民选政府，不像我们有一个央行，它并不能掌握国家的货币发行权，这项权力是由私人银行所组成的美联储掌握，政府发行货币实际上是向美联储借债。正像威廉·格雷德的《美联储》这本书里边讲，他说美国的体系更多靠的是交易而不是选举，我们平时大家关注美国，很多看的是它的选举，实质上美国政治的真正深层的东西是交易，而美联储就是这样一个不受约束的交易机构。威廉就讲，这个机构的功能就是缓解“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本质对立，选举来负责扮演民主，而美联储负责兑现资本主义。这个机构在设计上就小心翼翼地与政治权力绝缘，总统、很多政治机构都无法介入它的内部运作。外部的民意、舆论、选举都没有办法影响和监督它，但是它却掌握着美国所有人的财富和命运，甚至一定程度上在控制着全世界的货币。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文官集团。美国这个文官集团也是掌握着实际权力而不承担政治责任的这样一个群体。美国的官僚制度分成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是产生于选举或者任命，掌握高层政治。而文官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官”的这样一个群体，它属于事务官系统，也就是他们是政府雇员，而不被视作是政治家。这个群体它处于选举程序之外，但是在很多政策领域又掌握实权。美国在很多领域实际上是存在“处长治国”的这种现象，他们是非政治性的，名义上是为了不受选举政治的影响，但是也使他们豁免了大量的政治性责任。他们与大企业、华尔街以及各种特殊利益集团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维持着他们这个圈子里人脉、金钱和信息的流动，形成了华盛顿特区里边一个“铁打的营盘”，而那些纯粹的民选的政客对他们而言是叫“流水的官”。那么这些民选的官员，要么跟这些文官沆瀣一气，要么就会沦为“圈外人”，只能在聚光灯之下表演而已，就连特朗普这么强势的总统都左右不了这些人所构成的一个“深层国家”。

总之，我们看美国的法律、货币和国家行政权力这些都是非常核心、非常重要的权力，但是都掌握在这些处于民主程序之外的机构手中，这些机构表面上把自己给打扮成非政治性的机构，所以它不用承担对社会、对人民的政治责任。

总结我上面讲的三个维度，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所谓的民主制度，其实它并不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它也并不承担对于人民的责任。从美国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来看，这是一个高度类似于有限公司的制度，它的制度的初心就是服务于国家的所有者——也就是那些大资产阶级的权力和利益。英国哲学家密尔讲过一句话，他说当大家都不知道谁负责任的时候，就等于谁都不用负责任，三权分立就是为了让政府不用负责任。所以过去自由主义者鼓吹的这种小政府、限制政府权力，其实我们对照美国这样一种制度来看，我们就发现，本质上它都是对政府责任的豁免。

一个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制度，不管它是采取什么样的形式，采取什么样的选举、有几个党、它是不是三权分立，我们都应该清楚一点，它可以叫各种名字，唯独不能叫作“民主”。好，谢谢大家！

（本节目播出于2022年11月28日）

**讲中国故事，讲我们的故事**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

**每周一晚22:00**

**点击下方名片关注公众号**

**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 精选留言

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